宋書

二七



列傳第二十九　　　　宋書六十九

臣沈約　新撰

劉湛

范曄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竝晉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世舊典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諸葛亮不爲文章不喜談議本州辟主簿不就

除著作佐郎又不拜高祖爲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高祖領鎮西將軍荆州刺史以湛爲功曹仍補治中别駕從事史復爲太尉參軍世子征虜西中郎主簿父柳亡於江州州府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稱之服終除祕書丞出爲相國參軍謝晦王弘並稱其有器幹高祖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爲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爲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軍事悉委湛府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

號徙爲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爲人剛嚴用
法姧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
廬陵王義眞出爲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
爲長史太守如故義眞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
膳湛禁之義眞乃使左右索魚肉珍羞於齋內
別立廚帳會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
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眞曰旦甚寒一盌酒亦
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既至湛因起
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景平元

年召入拜尚書吏部郎遷右衞將軍出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爲侍中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鎭江陵以湛爲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爲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志氣常慕汲黯崔琰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

曰琰字季珪琰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
義恭亦爲之陳請太祖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啓
事爲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
庶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仗不可不
得其人量筭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答湛啓權
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
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
事耳汝慶賞黜罰豫關失得者必宜悉相委寄
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長欲專政事每爲湛所

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太祖聞之密遣使詰讓義恭并使深加諧緝義恭具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頗有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事至於此甚爲可歎當今之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弥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汝疏云泯然無際如此甚佳彼多猜不可令萬一覺也汝年已長漸更事物且群情矚望不以幼昧相期何由故如十歲時動止諮問但當今所專必是小事耳亦恐量此輕重

未必盡得彼之疑怨兼或由此邪先是王華旣亡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太祖徵湛八年召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本州大中正與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政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爲領軍將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素欵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說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閒己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

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搆之於太祖其事不行義康寮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無愧如此義康擅勢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

禮綢繆善論治道幷語前世故事敘致銓理聽
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
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至晚節驅煽
義康凌轢朝廷上意雖内離而接遇不改上嘗
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
慮其當去比入吾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
字班虎故云班也遷丹楊尹金紫光祿大夫加
散騎常侍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時上與
義康形迹既乖釁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

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
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
久乎十月詔曰劉湛階藉門蔭少叨榮位往佐
歷陽姧詖夙著謝晦之難潛使密告求心即事
久宜誅屏朕所以棄罪略瑕庶收後効寵秩優
泰踰越倫匹而凶忍忌克剛愎靡厭無君之心
觸遇斯發遂乃合黨連群構扇同異附下蔽
上專弄威權薦子樹親互爲表裏邪附者榮
曜九族秉理者推陷必至旋觀姧慝爲日已

久猶欲弘納遵養冀或悛革自邇以來凌縱滋甚
悖言懟容罔所顧忌陰謀潛計聯䁔兩宮豈唯
彰暴國都固亦達于四海比年七曜違度震蝕
表災侵陽之徵事符幽顯搢紳含憤義夫與
歎昔齊魯昇不綱禍傾邦國昭宣電斷漢祚方延
便收付廷尉肅明刑典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
子黯大將軍從事中郎黯及二弟亮儼並從誅
湛弟素黄門侍郎徙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
是亂邪仍又曰不言無我應亂殺我自是亂法

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爲惡惡不可

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爲

士流所怪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車騎將軍泰少子也母

如廁產之額爲塼所傷故以塼爲小字出繼從

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博涉經史

善爲文章能隸書曉音律年十七州辟主簿不

就高祖相國掾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隨府轉

右軍參軍入補尚書外兵郎出爲荆州别駕從

事史尋召爲祕書丞父憂去職服終爲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道濟北征曅憚行辭以脚疾上不許使由水道統載器仗部伍軍還爲司徒從事中郎頃之遷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冬彭城大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曅弟廣淵時爲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曅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宿廣淵許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義康大怒左遷曅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在郡數年遷長

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加寧朔將軍兄暠爲宜都太守嫡母隨暠在官十六年母亡報之以疾曅不時奔赴及行又攜妓妾自隨爲御史中丞劉損所奏太祖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爲始興王濬後軍長史領南下邳太守及濬爲揚州未親政事悉以委曅曅尋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曅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曅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曅曰我欲歌卿可彈曅乃奉旨上

歌既畢曅亦止弦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
才志文史星筭無不兼善爲員外散騎侍郎不
爲時所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
史以贓貨得罪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
持之故得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效欲要
朝廷大臣未知誰可動者以曅意志不滿欲引
之而熙先素不爲曅所重無因進說曅外甥謝
綜雅爲曅所知熙先嘗經相識乃傾身事綜與
之結厚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始與綜諸

弟共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綜等諸年少既屢
得物遂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綜乃引熈先與曅
爲數曅又與戲熈先故爲不敵前後輸曅物甚
多曅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熈先素有詞
辯盡心事之曅遂相與異常申莫逆之好始以
微言動曅曅不回熈先乃極辭譬說曅素有
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
姻娶熈先因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
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邪人作

大家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暈默然
不答其意乃定時暈與沈演之並爲上所知待
每被見多同暈若先至必待演之俱演之先至甞
獨被引暈又以此爲怨暈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
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爲義康大將軍記室
叅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暈求解晚隙
復敦往好暈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
臣歴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訞詛幸災
便正大逆之罰況義康姧心釁跡彰著遐邇而

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重階亂骨肉之際人所難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上不納熙先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夫故太祖使綜隨從南上既爲熙先所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

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
丹揚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
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
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曅云本欲與蕭結婚恨
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
耳有法略道人先爲義康所供養粗被知待又
有王國寺法淨尼亦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
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本姓
孫改名景玄以爲臧質寧遠參軍熙先善於治

病兼能診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病因法靜尼就熙先乞治爲合湯一劑耀疾即損耀自往酬謝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可施深相待結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豫章胡遵世藩之子也與法略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採藻隨之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匕銅鑷袍叚綦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採藻殺之湛之又謂曄等臧質見與異常歲內當還已報質悉攜門生

義故其亦當解人此旨故應得健兒數百質與
蕭思話款密當仗要之二人並受大將軍眷遇
必無異同思話三州義故衆力亦不減質郡中
文武及合諸處偵邏亦當不減千人不憂兵力
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略相署置湛之爲撫軍
將軍揚州刺史曅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
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
義康者又有别簿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先爲
檄文曰夫休否相乘道無恒泰狂狡肆逆明哲

是殛故小白有一匡之勳重耳有翼戴之德昔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天誕英姿聰明叡哲拔自藩國嗣位統天憂勞萬機垂心庶務是以邦內安逸四海同風而比年以來姦豎亂政刑罰乖淫陰陽違舛致使釁起蕭牆危禍萃集賊臣趙伯符積怨含毒遂縱姦凶肆兵犯蹕禍流儲宰崇樹非類傾墜皇基罪百浞豷過十玄羿開闢以來未聞斯比率土叨心華夷泣血咸懷亡身之誠同思糜軀之報湛之曅與行乚

領軍蕭思話行護軍將軍臧質行左衛將軍孔熙先建威將軍孔休先忠貫白日誠著幽顯義痛其心事傷其目投命奮戈萬殞莫顧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雖犲狼即戮王道惟新而普天無主群萌莫繼彭城王體自高祖聖明在躬德格天地勳溢區宇世路威夷勿用南服龍潛鳳栖于兹六稔蒼生饑德億兆渴化豈唯東征有鴟鴞之歌陝西有勿翦之思哉靈祇告徵祥之應讖記表帝者之符上答天心下愜民望

正位宸極非王而誰今遣行護軍將軍臧質等
齎皇帝璽綬星馳奉迎百官備禮駱驛繼進並
命群帥鎮戍 常若干撓義徒有犯無貸昔年
使反湛之奉賜手勑逆誡禍亂預覩斯萌今宣
示朝賢共拯危溺無斷謀事失於後機遂使聖
躬濫酷大變奄集哀恨崩裂撫心摧哽不知何
地可以厝身輒督厲尫頓死而後已熙先以既
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曄乃作義康與湛之書
宣示同黨曰吾凡人短才生長富貴任情用己

有過不聞與物無恒喜怒違實致使小人多怨士類不歸禍敗已成猶不覺悟退加尋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復補焚至於盡心奉上誠貫幽顯拳拳謹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寵驕盈實不敢故爲欺罔也豈苞藏逆心以招灰滅所以推誠自信不復防護異同率意信心不顧萬物議論遂致讒巧潛構衆惡歸集甲姧險好利負吾事渫乙凶愚不齒扇長無賴丙丁趨走小子唯知諂進伺求長短共造虛說致令禍陷骨肉

誅戮無辜凡在過釁竟有何徵而刑罰所加同
之元惡傷和枉理感徹天地吾雖幽逼日苦命
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
外間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夕是爲釁起羣賢
濫延國家夙夜憤踊心腹交戰朝之君子及士
庶白黑懷義秉理者寧可不識時運之會而坐
待橫流邪除君側之惡非唯一代况此等狂亂
罪骫終古所無加之翦戮易於摧朽邪可以吾
意宣示衆賢若能同心奮發族裂逆簒豈非功

均厥業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侵濫若
有一豪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羣賢皆
當謹奉朝廷動止聞啓往日嫌怨一時豁然
後吾當謝辠北闕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無
恨勉之勉之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
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
曄等期以其日爲亂而差互不得發於十一月
徐湛之上表曰臣與范曄本無素舊中忝門下
與之鄰省屢來見就故漸成周旋比年以來意

態轉見傾動險忌富貴情深自謂任遇未高遂
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譏謗聖時乃上議朝廷
下及藩輔驅扇同異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
上簡近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將軍府
吏仲承祖騰曅及謝綜等意欲收合不逞規有
所建以臣昔蒙義康接盼又去歲羣小爲臣妄
生風塵謂必嫌懼深見勸誘兼云人情樂亂機
不可失讖緯天文竝有徵驗曅尋自來復具陳
此并說臣論議轉惡全身爲難即以啓聞被敕

使相酬引究其情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
惡人名手墨翰跡謹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
比由臣闇於交士聞此逆謀臨啓震惶荒情無
措詔曰湛之表如此良可駭惋曄素無行檢少
負瑕釁但以才藝可施故收其所長頻加榮爵
遂參清顯而險利之性有過谿壑不識恩遇猶
怨憤每存容養冀能悛革不謂同惡相濟狂悖
至此便可收掩依法窮詰其夜先呼曄及朝臣
集華林東閣止於客省先已於外收綜及熙先

兄弟並皆款服于時上在延賢堂遣使問曄曰
以卿觕有文翰故相任擢名爵期懷於側非少
亦知卿意難猒滿正是無理怨望驅扇朋黨而
已云何乃有異謀曄倉卒怖懼不卽首款上重
遣問曰卿與謝綜徐湛之孔熙先謀逆並已答
款猶尚未死徵據見存何不依實曄對曰今宗
室磐石蕃嶽張跱設使竊發僥倖方鎮便來討
伐幾何而不誅夷且臣位任過重一階兩級自然
必至如何以滅族易此古人云左手據天下之

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臣雖尼下朝廷許其
犄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上復遣問曰
熙先近在華林門外寧欲面辨之乎曄辭窮乃
曰熙先苟誣引臣臣當如何熙先聞曄不服笑
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
范曄所造及治定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
上示以墨迹曄乃具陳本末曰久欲上聞逆謀
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遷至今負國罪重分
甘誅戮其夜上使尚書僕射何尚之視之問曰

卿事何得至此曄曰君謂是何尚之曰卿自應
解曄曰外人傳庾尚書見憎計與之無惡謀逆
之事聞孔熙先說此輕其小兒不以經意今忽受
責方覺爲辠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無冤弟就
死之後猶望君哭此心也明日仗士送曄付廷
尉入獄問徐丹楊所在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
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橈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
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

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曰囚小人猖狂識無遠槪徒衔意氣之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二弟休先首爲姧謀干犯國憲虀膾脯醢無補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苞天海錄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逮之詔恩非望始沒有遺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夫盜馬絶纓之臣懷璧投書之士其行至賤其過至微由識不世之恩以盡軀命之報卒能立功齊魏致勳秦楚囚雖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忼

慨竊慕烈士之遺風但墜崖之木事絕升躋覆盆之水理乖收汲方當身膏鈇鉞詒誡方來若使魂而有靈結草無遠然區區丹抱不負夙心貪及視息少得申暢自惟性愛羣書心解數術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窮覽其幽微考論既往誠多審驗謹略陳所知條牒如故別狀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所陳竝天文占候讖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曄在獄與綜及熙先

異處乃稱疾求移考堂欲近綜等見聽與綜等
果得隔壁遙問綜曰始被收時疑誰所告綜云
不知曄曰乃是徐董童徐湛之小名仙童也在
獄為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
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懂無識好醜
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
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
復即曄本意謂入獄便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
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

當長繫曅聞之驚喜綜叟先笑之曰詹事當可共疇事時無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曅謂衞獄將曰惜哉薶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曅曰大將言是也將出市曅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今日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爲先在道語笑初無暫止至市問綜曰時欲至矣綜曰勢不復久曅既食又苦勸綜

曰此異病篤何事彊飯曅家人悉至市監刑職
司問須相見不曅問綜曰家人以來幸得相見
將不蹔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存來必當號
泣正足亂人意曅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
故相瞻望亦殊勝不見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
前曅妻先下撫其子回罵曅曰君不爲百歲阿
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
子孫曅乾笑云罪至而已曅所生母泣曰主上
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

仍以手擊曅頸及頰曅顏色不怍妻去罪人阿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曅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同夏侯色曅收淚而止綜毋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曅語綜曰姉今不來勝人多也曅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曅呼曅爲別駕數十聲曅問曰汝恚我邪藹曰今日何縁復恚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曅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云當相

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曅家樂器服玩
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廚
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曅及子藹遙
叔蔓孔熙先及弟休先景先思先熙先子桂甫
桂甫子白民謝綜及弟約仲承祖許耀諸所連
及並伏誅曅時年四十八曅兄弟子父已亡者
及謝綜弟緯徙廣州藹子魯連吳興昭公主外
孫請全生命亦得遠徙世祖即位得還曅性精
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

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㮈多和羅之屬竝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明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曄獄中與諸甥姪

書以自序曰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
以辠人棄之然平生行己在懷猶應可尋至於
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懶學問晚
成人秊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爲心
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
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憒
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
皆自得之於匈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
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

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

非為空談季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
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
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
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
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
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
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
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
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

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

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曅自序竝實故存之藹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曅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終如晏言

史臣曰古之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劉湛識用才能實苞經國之略豈不知移弟爲臣則君臣之道用變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乎而義康數懷姧計苟相崇說與夫推長戟而犯魏闕亦何以異哉

列傳第二十九

列傳第三十　　宋書七十

臣沈　約　新撰

袁淑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丹陽尹豹少子也少有風氣年數歲伯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爲姑夫王弘所賞不爲章句之學而博涉多通好屬文辭采遒豔縱横有才辯本州命主簿著作佐郎太子舍人並不就彭城王義康命爲軍司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

禮接意好甚疎劉湛淑從母兄也欲其附己而淑不以爲意由是大相乖失以父疾免官補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遷太子洗馬以脚疾不拜衛軍臨川王義慶雅好文章請爲諮議參軍頃之遷司徒左西屬出爲宣城太守入補中書侍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伐淑侍坐從容曰今當鳴鑾中岳席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太

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出爲始興王
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濬引見謂
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
以光公府望還爲御史中丞時索虜南侵遂
至瓜步太祖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曰臣
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絶波之鱗宕流則枯竭
寇遺醜趨致畿甸蟻萃螽集聞己崩殪天險
巖曠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圖盛晉輟其議
情屈力殫氣挫勇竭諒不虞於來臨本無怵

於能濟矣乃者㷀定攜遠阻違授律由將有強拙故士少闕志圍潰之衆匪寇傾淪攻制之師空自班散濟西勁騎急戰蹵旅淮上訓齊簡備靡旗是由綏整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栲潞入患泉伊來擾紛殄姫風泯毒禹績騰書有渭陰之迫懸烽均咸陽之警然而切揣虛實伏匿先彰校索後能譎詭既顯綿地千里彌行阻深表重疊蹟硋後先介逼捨陵衍之習競湍沙之利今虹見萍生土膏泉動津陸陷溢

痁禍洊興蒭蕘巳單米粟莫係水寓梌帶進
必傾霣河隘扁固退亦隋滅所謂栖鳥於烈火
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損綏江右寬繕淮
内竊謂拯扼閩城舊史爲允棄遠凉土前言
稱非限此要荒猶弗委割況聯被京國咫尺神
甸數州摧掃列邑殲痍山淵反覆草木塗地今
丘賦千乘井竿萬集肩摩倍於長安締袂百
於臨淄什一而籍寔慊氓願履畝以稅既協農
和戶競戰心人含銳志皆欲贏粮請奮釋緯乗

城謂宜懸金鑄印要壯果之士重幣甘辭招推史之將舉薦板築之下抽登臺皁之閒賞之以焚書報之以相爵俄而昭才賀闕異能閒至戎貪而無謀肆而不整迷乎向背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軍志之極害觸兵家之甚諱咸畜憤矣僉策戰矣稱願影從謠言緡命宜選敢悍數千騖行潛掩偃旗裹甲鉗馬銜枚檜稽而起晨壓壘未陣旌譟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塵不及起無不禽殲獸聾冰解霧散揚旌請賞

漂鹵浮山如有決罣漏網逡竄逗穴命淮汝弋
船過其還逕宛部勁卒梗其歸塗必剪元雄懸
首麾下乃將隻輪不反戰轊無旋矣於是信臣
騰威武士繕力緹組接陰鞞析聯鑾旦若其僞遁
羸張出沒無際楚言漢旆顯默如神固已日月
蔽虧川谷蕩覆負塞殘孽阻山爐黨蕞收險竊
命憑城借土則當因威席卷乘機芟剿泗沭秀
士星流電燭徐阜嚴兵雨湊雲集麾亂桑溪之
北搖潰瀕海以南絕其心根勿使能植銜索之

枯幾何不蠹是由涸澤而漁焚林而狩若浚風之儛輕籜杲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洽荷掠之餘望吊綱悲之鬼然後天行樞運焱舉煙升青蓋西巡翠華　經啓州野滌一軫策俾高闕再勒燕然後銘方乃奠山沉河創禮輯策闡燿炎昊之遺則貫軼商夏之舊文今衆賈拳勇而將術踈怯意者稔泰日積承平歲久邑無驚赴之急家緩餽戰之勤闞閱訓之禮簡參屬之飾且[illegible]

切躬擐盡幽斬帶尋遠設有沉明能照後偉
臯宜誠感泉雨流通金石氣懾飛賁知窮莫起
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明益損之宜能睽合畏
心愚叡物性登丹墀而敷策躡青蒲而揚
謀上說扆鑒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紓國救災
恤患則宜拔過寵貴之上褒升戚舊之右别其
旂章榮其班禄出得專譽使不稟命降席折
節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之援必有要
盟之功竊符之捷夷裔暴很內外侮棄始附之

衆分茂無序蠱以威利勢必攜離首順之徒靡然自及今淶繹故典灅土纓緌翦焉幽播折首凶狻是猶眇者願明痿之思步動商遄會功終易感劫晉在於善覘全鄭實寄良諜多縱反間汨惑心耳發險易之前抵興喪之術衝其猜伏拂其嫌嗜汨以連率之貴餌以析壤之資聲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銳振辯則堅壘可解馳羽而巖邑易傾必府萬土崩枝幹瓦裂故燕樂相悔項范交疑矣或乃言約功深[illegible]

應廣齊圍反舊趙養還君臺輿誦之道畢能
事之効臣幸得出內層禁游　心明代澤與身泰
恩隨年行無以逢迎昌運潤飾鴻法今茲有遺
鏃蠆未息蜂敢思涼識少酬閎施但坐募旣乏
昭文免冑不能致果竊觀都護之邊論屬國之
兵謨終晁之抗辭杜耿之言事咸去及經之棘猶
關上竿燭邪之敬裁收下策自恥懦木智不綜
微敢露眛見無會昭採淑熹為誇誕每為時
人所謝始與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遺

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考司直之視館敢寓書於上國之宫尹日者猥枉梟賦降委獘邑獘邑敬事是遑無或違貳懼非郊贈之禮覲饗之資不虞君王惠之於是也是有懵焉弗圖旦夕發咫尺之記籍左右而請以爲是肎援失旨爰速先幣曾是附庸臣委末學孤聞者如之何勿疑且亦聞之前志日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諸侯有以

觀大國之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節清
廉好是潔直以不邪之故而貧闇天下寧有昧
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賦束馬先璧以俟命唯執
事所以圖之還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為弒逆其
夜淑在直二更許呼淑及蕭斌等流涕謂曰
主上信讒將見罪廢省內無過不能受枉明
旦便當行大事望相與勠力淑及斌並曰自古
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左右皆動斌懼乃曰
臣昔忝伏事常思效節況憂迫如此輒當竭

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眞有是邪殿下
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
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
後爲天地之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願急息之
劭左右引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截三尺爲
一段又中破分斌淑及左右使以縛袴淑出環
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
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
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因命左右

與手刃見殺於奉化門外時年四十六劭即位
追贈太常賜賵甚厚世祖即位使顔延之爲
詔曰夫輕道重義亟聞其教世弊國危希遇
其人自非達義之至識正之深者孰能抗心衞
主遺身固節者哉故太子左衞率淑文辯優
洽秉尚貞慤當要逼之切意色不橈厲辭道
逆氣震凶黨虐刃交至取斃不移古之懷忠
隕難未去出其右者興言嗟悼無廢乎心宜在
加禮永旌宋有臣焉可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

公又詔曰袁淑以身殉義忠烈邈古遺孤在疚特所矜懷可厚加賜卹以慰存亡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四家於是長給稟祿文集傳於世子幾敳稜凝摽敳世祖步兵校尉凝太宗世御史中丞出為晉陵太守太宗初與四方國反兵敗歸降以補劉湛冠軍府主簿淑諸子並早卒

史臣曰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蕣華朝露未足以言也其間夭遽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

不以存沒嬰心徒以靈化悠遠生不再來雖天行路嶮而末之斯遇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悋寸陰而敗尺璧若乃義重乎生空炳前誥投軀殉主世罕其人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尔

列傳第三十　　宋書七十

列傳第三十一　　宋書七十一

臣沈約新撰

徐湛之

江湛

王僧綽

徐湛之字孝源東海郯人司徒羡之兄孫吳郡太守佩之弟子也祖欽之祕書監父逵之尚高祖長女會稽公主爲振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高祖諸子竝幼以逵之姻戚將大任之欲

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為前鋒配以精兵利器事剋當即授荊州休之遣魯宗之子軌擊破之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湛之幼孤為高祖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於側永初三年詔曰永興公主一門嫡長早罹辛苦孫湛之特所鍾愛且致節之胤情實兼常可封枝江縣侯食邑五百戶年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大義善自特持

事祖母及母竝以孝謹聞元嘉二年除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竝不就六年東宮始建起家補大子洗馬轉國子博士遷奮威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徙黃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復授二郡加輔國將軍遷祕書監領右軍將軍轉侍中加驍騎將軍復爲祕書監加散騎常侍驍騎如故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爲太祖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忽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

之初高祖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為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等頗相附協及劉湛得辠事連湛之太祖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既見太祖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高祖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納衣今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

全也遷中護軍未拜又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
湛之善於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家產業甚
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
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
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
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爲言時安成公何勗无忌
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各奢豪與
湛之共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爲之語曰安
成食臨汝飾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勗官至

侍中追謚荒公靈休善彈棊官至祕書監湛之遷冠軍將軍丹陽尹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湛之表啓固辭又詣廷尉受罪上詔獄官勿得受然後就命固辭常侍許之二十二年范曅等謀逆湛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爲曅等款辭所連乃詣廷尉歸罪上慰遣令還郡湛之上表曰賊臣范曅孔熙先等連結謀逆法靜尼宣分往遠與大將軍臣義康共相脣齒備於鞫對伏

尋仲承祖始達熈先等意便極言姦狀而臣
見女近情不識大體上聞之初不務指斥紙翰
所載尤復漫略者實以凶計既表逆事歸露
又仰緣聖慈不欲窮盡故言勢依違未敢縷陳
情旨無隱已昭天鑒及羣凶收禽各有所列皐
等口辭多見誣謗承祖醜言紛紜特甚乃云臣
與義康宿有密契在省之言期以爲定潛通姦
意報示天文末云熈先縣指必同以誑於皐或以
智勇見稱或以愚愞爲目既美其信懷可覆復駭

其動止必啓凡諸詭妄還自違伐多舉事端不究源統㸃傳之信無有主名所徵之人又已死没首尾乖互自爲矛楯即臣誘引之辭以爲始謀之證衛臣糾告並見怨咨縱肆狂言必覓禍陷伏自探省亦復有由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晨夕覲對經踰旬日逆圖成謀雖無顯然懟容異意頗形言旨遺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譬深加距塞以爲怨憤所至不足爲慮便以關啓懼成虛妄思量反覆實經愚心非爲納受曲相

敵匿又令申情范羣釋中間之憾致懷蕭恩話
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幸亦不宣達陛下敦惜天
倫彰於四海藩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
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
深文淺辭色之閒往往難測臣每懼異聞皆略
而不答惟心無邪悖故不稍以自嫌慺慺丹實
具如此啓至於法静所傳及熙先等謀知實不
早見關之日便即以聞雖晷光幽燭曲昭窮款
裁以正義無所逃刑束骸北闕請罪司寇乾施

含有未加治考中旨頻降制使還往仰荷恩私
哀惶失守臣殃積罪深丁罹酷罰久應屏弃永
謝人理況姦謀所染忠孝頓闕智防愚淺闇於
禍萌士類未明其心羣庶謂之同惡朝野側目
衆議沸騰專信讒隙之辭不復稍相申體臣
雖駑下情非木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劒爲易
而靦然視息忍此餘生實非苟吝微命假延漏
刻誠以負戾灰滅貽惡方來貪及視息少自拔
訴冀幽誠丹款儻或昭然雖復身膏草莽九泉

無根顯居官次垢穢朝班　顏何地可以自處乞
蒙隳放伏待鈇鑕上優詔不許二十四年服闋
轉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出爲前軍將軍南
兖州刺史善於爲政威惠竝行廣陵城舊有
高樓湛之更加脩整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
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
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遊玩之適一時之盛
也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豔湛
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

從事史二十六年復入爲丹陽尹領太子詹
事將軍如故二十七年索虜至瓜步湛之領兵
置佐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春魯爽
兄弟率部曲歸順爽等魯軌子也湛之以爲
廟筭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
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令
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凡
諸辭訴一不料省湛之亦以職官記及令文尚
書令敷奏出内事無不揔令缺則僕射揔任文

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並奏免官詔
曰令僕治務所寄不共求體當而互相推委糾之
是也然故事殘舛所以致茲疑執特無所問時詳
正之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爲令
而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太祖
委任沈演之庾炳之范曄等後又有江湛何瑀
之曄誅炳之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爲吏
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焉上每
有疾湛之輒入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

劭賜濬死而世祖不見寵故累出外蕃不得停
京輦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竝爲上所愛而鑠妃
卽湛妹勸上立之元嘉末徵鑠自壽陽入朝既
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與
湛之屏人共言論或連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
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劭入弑之旦其
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
趣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世祖卽位追
贈司空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謚曰忠貞公又

詔曰徐湛之江湛王僧綽門户荼酷遺孤流寓言念既往感痛兼深可令歸居本宅厚加恤賜於是三家長給廪三子聿之謙之爲元凶所殺恒之嗣彦尚太祖第十五女南陽公主蚤卒無子聿之之子孝嗣紹封齊受禪國除

江湛字徽淵濟陽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子也居喪以孝聞愛好文義喜彈棊鼓琴兼明筭術初爲著作佐郎遷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南譙王義宣左軍功曹復爲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

道濟爲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欲引與日夕湛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内史還爲司徒從事中郎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隨王誕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湛爲長史南東海太守政事委之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任以機密領本州大中正遷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及侍中何攸之領博士二十七年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約不營財利餉饋盈門

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餓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上大舉北伐舉朝爲不可唯湛贊成之索虜至瓜步領軍將軍劉遵考率軍出江上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虜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竝謂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

使班劔及左右推之殆將側倒劭又謂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異耳劭後燕集未嘗命湛常謂上曰江湛佞人不宜親也上乃爲劭長子偉之娉湛第三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弑也湛直上省聞叫譟之聲乃匿傍小屋中劭遣收之舍吏紿云不在此兵士即殺舍吏乃得湛之湛之據窗受害意色不橈時年四十六湛五子恁恕憼愻法壽皆見殺

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數升
血世祖卽位追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謚曰忠簡公長子悊尚
太祖第九女淮陽長公主爲著作佐郎
王僧綽琅邪臨沂人左光禄大夫曇首子也幼
有大成之度弱年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思
練悉朝典年十三太祖引見下拜便流涕哽咽
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章縣侯尚太祖長女東
陽獻公主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轉始興

王文學祕書丞司徒左長史太子中庶子元嘉
二十六年徙尚書吏部郎叅掌大選究識流品
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二十八年遷侍
中任以機密僧綽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
先是父曇首與王華竝爲太祖所任華子嗣人
才既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
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趍至今日蓋由姻戚所
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及爲侍中時年二十九
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蚤達逡巡良久

乃答其謙虛自退若此元嘉末太祖頗以後事
爲念以其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
參焉從兄徽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
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上竝不許會二凶巫蠱事
泄上獨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
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
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
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
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卽湛之女

鑠妃郎湛妹太祖謂僧綽曰諸人各爲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没取之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

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弑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歎曰不用僧綽言以至於此劭既立轉爲吏部尚書委以事任事在二凶傳頃之劭料檢太祖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時年三十一因此陷北第諸王侯以爲僧綽有異志并殺僧綽門客太學博士賈匪之奉朝請司馬文穎建平國常侍司馬仲秀等世祖即位追贈散

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謚曰愍侯初太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晧流徙其家江左初爲周顗蘇峻宅其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後給臧壽亦頻遇喪禍故世稱爲凶地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子儉嗣昇明末爲齊國尚書右僕射

史臣曰甚矣宋氏之家難也釁所鍾親地兼極雖復傾天滅道迹非嫌路而灾隙内兆邪蠱

外興天性既離愛敬同盡探雀請熊非無
前釁猜防之道有未足乎世祖弱年輕躁夙
無朝寵累任邊外未嘗居中當璧之重將由
愛立臣主回疑事無蚤斷若使守器以長命不
待賢則密禍自銷危機可免聖哲之訓豈
欺我哉昔山濤舉羊祜爲太子太傅蓋欲以
後事委之而羊公短世僧綽綢繆主心將任
以國重而宮車晏駕二臣竝以道德謙冲名
高兩代胙未中年功謝成日惜矣哉

宋書七十一

臣沈　約　新撰

文九王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劭潘淑妃生濬路淑媛生孝武帝吳淑儀生南平王鑠高脩儀生廬陵昭王紹殷脩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好生建平宣簡王宏陳脩容生東海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昶江脩儀生武昌王渾沈婕好生明帝楊脩儀生建安王休仁邢美人生晉平王休祐蔡美人生

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哀王休業顏美人生臨慶沖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夷甫荀美人生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劭濬誕禕渾休茂休範別有傳紹出繼廬陵孝獻王義眞

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七年都督湘州諸軍事冠軍將軍湘州刺史不之鎭領石頭戍事二十二年遷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時太祖

方事外略乃罷南豫併壽陽即鑠爲豫州刺
史尋領安蠻校尉給鼓吹一部二十六年進號
平西將軍讓不拜索虜大帥託跋燾南侵陳潁
遂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
賊晝夜攻圍之憲且守且戰矢石無時不交虜
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中負戶
以汲又毀佛浮圖取金像以爲大鉤施之衝車
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
奇以應之賊多作蝦蟆車以塡塹因薄攻城憲

督厲將士固女墻而戰賊之死者屍與城等遂
登屍以陵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
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爲之不流相拒四十
餘日鑠遣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
救之虜燒攻具走二十七年大舉北伐諸蕃竝
出師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上蔡向長
社長社戍主魯爽委城奔走既克長社遣幢主
王陽兒張略等進據小索僞豫州刺史僕蘭於
大索率步騎二千攻陽兒陽兒擊大破之到坦

之等進向大索勞楊氏鄭德玄張和各起義以
應坦之僕藺奔虎牢會王陽見等至即據大索
因向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繼坦之虜永
昌王宜勤仁庫眞救虎牢坦之敗走虜乘勝逕
進於尉氏津逢康祖康祖戰敗見殺賊進脅壽
陽因東過與壽會於江上二十八年夏虜荆州
刺史魯爽及弟秀等率部曲詣鑠歸順其年七
月鑠所生吳淑儀薨鑠歸京師葬畢還攝本任
時江夏王義恭領兗州刺史鎭盱眙丁母憂還

京師上以兖土彫荒罷南兖併南徐州當別置
淮南都督住盱眙開創屯田應接遠近欲以授
鑠既而改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領兵戍石頭
元凶弒立以爲中軍將軍護軍常侍如故世祖
入討劭屯兵京邑使鑠巡行撫勞劭還立南兖
以鑠爲使持節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諸軍
事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常侍
如故柳元景至新亭劭親自攻之挾鑠自隨江
夏王義恭南奔使鑠守東府以腹心防之進授

侍中驃騎將軍録尚書事餘如故邵迎蔣侯神於宮内䟽世祖年諱厭祝祈請假授位號使鑠造策文及義軍入宮鑠與濬俱歸世祖濬即伏法上迎鑠入營當時倉卒失國璽事寧更鑄給之進侍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闋讓侍中鑠素不推事世祖又爲元凶所任上乃以藥内食中毒殺之時年二十三追贈侍中司徒三子敬猷敬淵敬先敬猷嗣官至黄門郎敬淵初封安南縣侯官至後軍將軍敬先繼廬陵王紹

前廢帝景和末召鑠妃江氏入宮使左右於前逼迫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肯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淵敬先鞭江氏一百其夕廢帝亦殞太宗即位追贈敬猷侍中謚曰懷王追贈敬淵黃門侍郎謚曰悼侯改封孝武帝第十八子臨賀王子產字孝仁爲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爲南平王繼鑠休祐死宣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衛陽恭王嶷

第二子伯玉爲南平王繼鑠後官至給事中昇明二年謀反誅國除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元嘉二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食邑二千戶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爲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二十四年爲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出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二十八年徵爲中書令領驍騎將軍元凶弒立以宏爲左將軍丹楊尹又以

爲散騎常侍鎮軍將軍江州刺史世祖入討
劭録宏殿内世祖先嘗以　手板與宏宏遣左
右親信周法道齎手板詣世祖事平以爲尚書
左僕射使奉迎太后還加冠軍將軍中書監僕
射如故臧質爲逆宏以仗士五十人入六門爲
人謙儉周愼禮賢接士明曉政事上甚信仗之
時普責百官讜言宏議曰臣聞建國之道咸殊
興王之政不一至於開諫致寧防口取禍固前
正同軌後主共則秦殷之敗語戮刺士周漢之

盛誇升箴顯陛下以至德神臨垂精思治進儒
禮而崇寬敎哀獄法而黜嚴刑表忠行而舉貞
節辟處士而求賢異修廢官而出滯賞撤天膳
而重農食禁貴遊而弛榷酤通山澤而易關
梁固已海內仰道天下知德今復開不諱之塗
拚直辭之路四海希風普天幸甚舉蒙採問敢
不悉心謹條鄙見置陳如左辭理違謬伏用震
讋言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干戈未戢戰備宜修
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衛之職多非其才

或以資厚素加或以祿薄帶帖或寵由權門恩
自私假既無將領虛尸榮祿至於邊城舉燧羽
驛交馳而望其擐甲推鋒立功閫外譬緣木求
魚不可得矣常謂臨難命師皆出倉卒驅烏合
之衆隸造次之主貌疎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
其同力拔危濟難故奔北相望覆敗繼有今欲
改選將校皆得其人分臺見將各以配給領護
二軍爲其摠統令撫養士卒仗恩信先加農隙
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

規進退中律然後畜銳觀釁因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于外孫子曰視卒如赤子故可與之共死所以張卷効爭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不由恩著者士輕其生令明者卒畢其分考心迹事如或有在姧陳虜知追懼乖謬轉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尋進號衛將軍中書監尚書令如故宏少而多病大明二年疾動求解尚書令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中書監如故未拜其年薨時年二

十五追贈侍中司徒中書監如故給班劒二十人上痛悼甚至每朔望輒出臨靈自爲墓誌銘并序與東揚州刺史顔竣詔曰宏夙情業尚素心令績雖年未及壯願言兼申謂天道可倚輔仁無妄雖寢患淹時處不至禍豈圖祐善虛設一旦永謝驚惋摧慟五内交殞平生未遠舉目如昨而賞對遊娛緬同千載哀酷纏綿實增痛切卿情均休戚重以周旋乖坼少時奄成今古聞問傷惋當何可言五年益諸弟國各千戸先

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益子景素少愛文義有
父風大明四年爲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徙歷
陽南譙二郡太守將軍如故中書侍郎不拜監
南豫豫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豫州刺史又
不拜太宗初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太子左
衛率加給事中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丹楊尹
吴興太守使持節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將
軍並如故進號左將軍泰始六年都督荆湘雍益
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左將軍荆州刺史持

節如故徵爲散騎常侍後將軍太常未拜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南兗兗徐青冀六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逆景素纂集兵衆以赴朝廷爲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進號鎮北將軍齊王爲南兗州景素解都督時太祖諸子盡殂衆孫唯景素爲長建安王休祐諸子並廢徙無在朝者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傾身禮接以收名譽由是朝野翕然莫不屬意焉而後廢帝狂凶失道内外皆謂景

素宜當神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楊運長阮佃夫並太宗舊隸貪幼少以久其權慮景素立不見容於長主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閤將軍王季符失景素旨怨恨因單騎奔京邑告運長佃夫云景素欲反運長等便欲遣軍討之齊王及衞將軍袁粲以下並保持之謂爲不然也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申理運長等乃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自是廢帝狂悖日甚朝野

並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
此稍爲自防之計與司馬廬江何季穆錄事參
軍陳郡殷瀰記室參軍濟陽蔡履中兵參軍
略陽垣慶延左右賀文超等謀之以參軍沈顒
毋丘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等爲爪牙季穆薦
從弟豫之爲參軍景素遣豫之潭文超等去來
京邑多與金帛要結才力之士由是冠軍將軍黃
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韓道
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並皆響附

其餘武人失職不得志者莫不歸之時廢帝單
馬獨出遊走郊野曹欣之謀據石頭韓道清郭
蘭之欲說齊王使同若不同者圖之候廢帝出行
因衆作難事克奉景素景素每禁駐之未欲
忽忽舉動運長密遣傖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
爲異計景素知爲運長所遣即斬之遣司馬孫
謙送首還臺元徽四年七月垣祗祖率數百人
奔景素云京邑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即
便舉兵負戈至者數千人運長等常疑景素有

異志及聞祗祖叛走便纂嚴備辦齊王出屯玄
武湖冠軍將軍任農夫黃回左軍將軍李安民
各領步軍右軍將軍張保率水軍並北討冠軍
將軍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爲都統其餘衆軍相
繼進冠軍將軍齊王世子鎮東府城齊王知黃
回有異圖故使安民佛榮俱行以防之景素欲
斷據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祗祖沈顒等曰今
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
可一戰而克也殷濔等固爭不能農夫等旣至

放火燒市邑而垣慶延等各相顧望並無鬬志景素本乏威略恇擾不知所為時張保水軍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並荆楚快手自相要結擊水軍應時摧陷斬張保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為臺軍所破臺軍旣薄城池顒先衆叛走垣祗祖次之其餘諸軍相係奔敗左暄驍果有膽力欲為景素盡節而所配兵力甚弱猶力戰不退於萬歲樓下橫射臺軍不能禁然後退散右衞殿中將軍張倪奴前軍將軍周盤龍攻陷

京城倪奴禽景素斬之時年二十五即葬京口垣慶延祗祖左暅賀文超並伏誅殷瀰蔡履從梁州何季穆先遷官故不及禍其餘皆逃亡值赦得免景素既敗曹欣之反告韓道清郭蘭之之謀道清等並誅黄回高道慶等齊王撫之如舊景素子延齡及二少子並從誅其年冬封長沙成王義欣子勰第三子恬爲秭歸縣侯食邑千戸繼宏後順帝昇明二年卒國除張倪奴以禽景素功封筑陽縣侯食邑千戸景素敗後故

記室參軍王摛故主簿何昌寓並上書訟景素之冤齊受禪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璡又上書曰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墨翟議雲梯於荊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爲衛軍隱難於晉公子殪之李牧北逝彊胡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趙左不圖其功賜以利劒陳蕃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靈不明其忠卒被刑戮彼數子者皆身栖青雲之上而困於泥塵

之裏誠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於衆人
加讒諂蛆蠹其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浸
潤之行骨肉離絶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
以歔欷奏樂孟博所以慷慨囊頭者也臣每
惟故舉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氣凝霜霰
今琁鼎啓運人神改物生罪尚宥死寃必申臣
誠不忍王之負謗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
孝悌爲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
不爲暴也秦仁獲麑知其可爲傳也臣聞王之

事獻太妃也朝夕不違養膳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妃起居有不安王徬行蓬鬢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泰始元徽中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趨時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尚不弃先君豈背今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與諫而愛士與人言呴呴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蔚之蓬廬之寒

素也王枉駕而詳之何季穆等宣簡王之舊也王提挈以昇之王虛己以厚天下之士尚不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菹膾乎其可明三也臣昔以法曹叅軍奉訊於聽朝之末王每斷獄降聲辭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紲王愴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飢王散秩粟俸帛以繼民之乏躅理寃疑咸息繇務所在皆有愛於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安有仁於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脩身

潔行言無近雜內去聲酗之娛外無田弋之好每所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不繁第宅無改荆州高齋刻楹柏構王廢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陵甲第文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筍簴無它嬖私不耽內寵姬嬙數人皆詔令所賜王身食不踰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王顧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王恭己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荆州也時獻太妃初薨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

繼非命王乃徵入爲太常楚下人士竝勸勿下
王謂爲臣而距先皇之命不忠爲子不奉親之
寃妄不孝於是棄西州之重而匍伏北闕王若
志欲偪彊傻應高枕江漢何爲屈折而受制於
人乎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太山者幼
懷仁士庚慕德故從昏者忌明同枉者毀正搦
弦爲鉤張一作百行坐欬嚏皆生風塵會王季
符負辠流謗事會讒人之心權醜相扇鴟梟奮
翼王雖遘慭離凶而誠分彌款散情中孚揮席

満素虔玩之銜使歸旋世子入質京邑續解徐州請身東第後求會稽降階外撫虔玩殷煥實爲詮譯誠心殷勤備畱聖聽王若倘張跋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以後日同殊論蒼梧之衰德既彰羣小之姦應彌廣下盈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並見誅鋤公卿如蹈虎尾衆人翕翕莫不佳仰於王廂閣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從利忠不背本執周天賜而斬之以距王亟與等遣司馬孫謙歸款朝廷王若欲擬非覬寧當

如此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季五月以後道路皆謂阮佃夫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黃回高道慶等傳構其事武人獎亂更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賦車徒將講衆北壘都鄙疑駭僉言釁作垣祗祖因民情囂蕩揚聲北奔紿辭惑衆窮亂極禍會州人自都還說掖門已閉殊不知臺中安不王既素藉異論謂爲信然收率疲弱志在投散冰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兵以順出翻爲逆動乎夫往來之人諠譁幻惑皆出輦轂

非從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抽刄而朱方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哀都變亂始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朙九矣王聞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嘗不交巾掩泣又臨危之際撫檻而嘆曰吾恐三才於斯絕矣茲豈不誠在本朝以天下爲憂乎自非深忠遠槩孰能身滅之不恤獨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朙十也夫王起兵之日止在匡救昏難放殛姦盜非它故也請

較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楊運長阮佃夫為有辠邪為無辠邪若其無辠何故爲戮若其有辠討之何辜王豈不知君親之無將乎顧以救火之家豈遑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運屬陵喪智力無所用之蹬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手果毀今日王亾明日宋亾王何負於社稷何媿於天下哉臣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躡㮚代脩信陵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命亦追王陵

之寃而詔其孫爲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無忌魏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彦雲齊之賊而晉害也適逢聖明之君革運創制昭功誠蕩嫌怨請議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后馳光於萬葉君子榮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尊英雄之髙軌振逸世之奇聲何至仍褒世之異議以掩賢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蹈德旦懼方今之人不復爲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苗

裔萬世之後其能無汚隆乎苟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之能者伏願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爲來亂垂範之如此儻能降明詔箋枉道使往得洗謗議拯冥魂賜以王禮反葬則民之從義猶若回風之卷草也臣聞鸛鳴皇垤則降陰雨騰蛇聳躍而沈雲鬱冥但傷臣言輕落毛身如攅芥神高聽邈終焉莫省直欲內不負心無將來知王之意耳又不省至今上即位乃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素名父之子少敦清尚

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年年流運改宜弘優澤可聽以王禮還葬舊墓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義陽王食邑二千戸二十七年為輔國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元凶弑立加散騎常侍世祖踐祚遷太常出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尋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孝建元年立東揚州郡昶為刺史東中郎將如故進號後將軍大明元年徵為秘書監領

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中軍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又出爲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爲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增邑千戶轉中書令中軍將軍尋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太常從世祖南巡坐斥皇太后龍舟免開府尋又以加授前廢帝即位出爲使持節都督徐兗南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開府如故

昶輕訬褊急不能祗事世祖大明中常被嫌責民間喧然常去昶當有異志永光景和中此聲轉甚廢帝既誅羣公彌縱狂悖常語左右曰我即大位來遂未常戒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誅後昶表入朝遣典籤蘧法生銜使帝謂法生曰義陽太宰謀反我正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問法生義陽謀反何故不啓法生懼禍叛走還彭城帝因此北討親率衆過江法生既至昶即聚衆起兵統內諸郡竝不受命斬昶使

將佐文武悉懷異志昶知其不捷乃夜與數十騎開門北奔索虜棄母妻唯攜愛妾一人作丈夫服亦騎馬自隨昶家還都二妾各生一子時太宗已即位名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尋並卒追封懷遠為池陽縣侯食邑千戶泰始六年以第六皇子燮字仲綏繼昶改昶封為晉熙王燮襲爵食邑三千戶太宗既以燮繼昶乃下詔曰夫虎狼護子猴猨負孫毒性薄情亦有仁愛故識念氣類尚均君子品況在人倫可

忘天屬晉熙太妃謝氏沉刻無親物理罕比征
北公雖孝道無矕而遭此不慈自少及長闕恩
鞠之　乃至休否莫關寒溫不訪晨昏屏塞定
省靡因事無違忤動致誚責毒句發口人所
難聞加惡備苦過於餘隙遂事憤於宗姻義
傷於行路公故妃郗氏婦禮無違逢此嚴酷遂
以憂卒用夭盛年又謝氏食則豐珍衣則文麗
奉己之餘播覃羣下而諸孫纊不溫體食不充
飢付於姍姊之手縱以任軍之路遇其所生弃

若糞土繼縷比於重囚窮困過於下使誠皇規方遠沙塞舺一公脩短不諱亦難豫圖兼妾累弱一弟領全防閑之道人理斯急朕所以詔第六子𤦺奉公爲後欲以毗整一門爲公繼紹但謝氏待骨肉至親尚相弃蔑況以義合免苦爲難患萌防漸危機須斷便可還其本家削絕蕃秩先是攺謝氏爲射氏時主幼時艱宗室寡弱元徽元年𤦺年四歲以爲使持節監郢州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諸軍事征虜將

軍郢州刺史以黃門郎王奐爲長史揔府州之任明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逼朝廷燮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尋陽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惠連州別駕程罕之居守開門詣景祖降進燮號安西將軍加督江州諸軍事復昶所生謝氏爲晉熙國太妃四年又進燮鎮西將軍加鼓吹一部順帝即位徵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先是齊世子爲燮安西長史行府州事時亦被徵爲左衛

將軍與爕俱下會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世
子因奉爕鎮尋陽之盆城據中流為內外形援
攸之平爕還京邑齊王為南徐州爕解督南徐
進督南豫江州諸軍事進號中軍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遷司徒齊受禪解司徒降封隆安縣侯食
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
年十歲立為建安王食邑二千戶孝建三年為
祕書監領步兵校尉尋都督南兗徐二州諸軍

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大明元年入爲侍中
領右軍將軍四年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
加號平南將軍八年遷使持節督江州南豫州
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安南將
軍江州刺史未拜徙爲散騎常侍太常又不拜
仍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前廢帝永光元年遷
領軍將軍常侍如故景和元年又遷使持節都
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寧蠻校
尉雍州刺史未之任留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又

加特進左光禄大夫給鼓吹一部時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並因之殿内毆捶凌曳無復人理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尤肥號爲豬王號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録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凡劣號爲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内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爲坑穽實之以泥水裸太宗内坑中和

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為歡笑欲
害太宗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
每以笑調佞諛悅之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使
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順
命以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
時廷尉劉矇妾孕臨月迎入後宮冀其生男欲
立為太子太宗嘗忤旨帝怒乃倮之縛其手脚
以杖貫手脚內使人擔付太官曰即日屠猪休仁
笑謂帝曰猪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

皇太子生殺猪取其肝肺帝意乃解曰且付廷
尉一宿出之帝將南遊荆湘二州明旦欲殺諸父
便發其夕太宗克定禍難殞帝於華林園休仁
即日推崇太宗便執臣禮明旦休仁出住東府
時南平廬陵敬先兄弟爲廢帝所害猶未殯
殮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奏鼓吹往反
時人咸非焉先是廢帝進休仁爲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未拜太宗令書以爲
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司徒尚

書令揚州刺史加班劒二十人給三望千五乘時劉道隆爲護軍休仁請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尋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劒三十人出據虎檻進據赭圻尋領太子太傅總統諸軍隨宜應接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初行與蘇侯神結爲兄弟以求神助及事平太宗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侯兄弟力增休仁邑四千戶固辭乃受千戶上流雖平薛安都據彭城招引索虜復都督

北討諸軍事又增邑三千戶不受時豫州刺史殷琰據壽陽未平晉平王休祐先督征討諸軍事休祐出領江陵休仁代督西討諸軍事泰始五年進都督豫司二州休仁年與太宗隣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友及廢帝世同經危難太宗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初初四方逆命兵至近畿休仁親當矢石大勳克建任總百揆親寄甚隆朝野四方莫不輻湊上漸不悅休仁悟其旨其冬表解揚州見許六年進位太尉領司徒固讓

又加滲輪車飭履太宗末年多忌諱猜害稍甚休仁轉不自安及殺晉平王休祐憂懼彌切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慮諸弟彊盛太子幼弱將來不安運長又慮帝晏駕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秉權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既宿懷此意至是又聞物情向之乃召休仁入見既而又謂曰夕可停

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休仁死時年三十九上寢疾久內外隔絕慮人情有同異自力乘轝出端門休仁死後乃詔曰夫無將之誅諒維通典知咎自引寔有偏介劉休仁地屬密親位居台重朕友寄特深寵秩兼茂不能弘贊國猷裨宣政道而自處相任妄生猜嫌側納羣小之說內懷不逞之志晦景蔽迹無事陽愚因近疾患沉篤內外憂悚休仁規逼禁兵謀爲亂逆朕曲推天倫未忍明法申詔詰礪

辨覈事原休仁慰恩懼罪遽自引決追尋悲痛情不自勝恩屈法科以申矜悼可宥其二子并全封爵但家國多虞釁起台輔永尋既往感慨追深有司奏曰臣聞明罰無親情屈於司綱國典有經威申於義滅是以梁趙之誅跣出稱過來言之罰克入致動謹案劉休仁苞蓄禍迹事敝於天明窜匿沉姦情宣於民聽自以屬居戚近早延恩睦異禮殊義望越常均往歲授鉞南討本非才命啓行濃湖特以親攝仰遵廟略

俯藉眾効屬承泰運竊附成勳而亟叨天功多自臧伐既聖明御寓躬覽萬機百司有紀官方無越而休仁矜勳怙貴自謂應揔朝權遂妄生疑難深自猜外故司空晉平剌王休祐少無令業長滋貪暴莅任陝荆毒流西夏編戶嗟散列邑彫虛聖澤含弘未明正憲亟與休仁論其愆迹辭意既密不宜傳廣遂飾容旨反相勸激休祐以休仁位居朝右任遇優崇必能爲已力援故深相黨結休祐於是輸金薦寶承顏

接意造作之間必論朝政遂無日不俱行無時
不同宿聲酣聚集密語清閑休仁含姦扇惑善
於計數說休祐使外託專愼之法密行貪詐之
心謂朝廷不覺人莫之悟休祐遂乃外積怨懼
內協禍心旣得贊激凶慝轉熾與休仁共爲姦
謀潛伺機隙圖造舋變規肆凶狡休仁致殞倉
卒寔維天誅而晉平國太妃妾邢不能追懟子
惡上感曲恩𡨋懷不逞巫蠱祝詛休仁因聖躬
不和猥謀姦逆滅道反常莫斯爲甚殛肆朝市

庶申國刑而法綱未加自引厥命天慈矜厚減法崇恩賜全二息及其爵封斯誠弘風曠德貫絕通古然非所以棄惡流釁懲懼亂臣者也臣等參議謂宜追降休仁爲庶人絕其屬籍見息悉徙遠郡休祐從謀始露亦宜裁黜從削之科一同舊準收邢付獄依法窮治詔曰邢匹婦狂愚不足與計休仁知釁自引情有追傷可特爲降始安縣王食邑千戶并停伯融等流徙聽襲封爵伯猷先紹江夏國令還本賜爵鄉侯上既

殺休仁慮人情驚動與諸方鎮及諸大臣詔曰休仁致殞卿未具悉事之始末今疏以相示休祐貪恣非政法網之所不容昔漢梁孝王淮南厲王無它釁悖正以越漢制度耳況休祐吞噬聚斂爲西數州之蝗取與鄙虐無復人情屢得王景文褚淵沈攸之等啓陳其皋惡轉不可容吾篤凡弟之恩不欲致之以法且妄恨大明兄弟情薄親見休祐屯苦之時始得寬寧彌不忍問所以改授徐州冀其去朝廷近必應能自悛

革及拜徐州未及之任便徽動萬端㬥桑濁愈甚
既毋爲民蠹不可復全休仁身粗有知解兼爲
宰相又吾與其兄弟情昵特復異常頗與休仁
論休祐釁狀休祐以休仁爲吾所親必應知吾
意又云休仁言對能爲損益遂多與財賂深相
結事乃寢必同宿行必共車休仁性軟易感說
遂成繾綣共爲一家是吾所吐密言一時倒寫
吾與休仁少小異常唯虛心信之初不措疑雖
爾猶慮清閑之時非意脫有閒者吾近向休祐

推情戒訓嚴切休祐雯不復致疑休祐死後吾
將其內外左右問以情狀方知言語漏泄幷具
之由彌日懊惋心神萎熟休仁又說休祐云汝
但作佞此法自足安我常秉許爲家從來頗得
此力但試用看有驗不休祐從之於是大有獻
奉言多乖實積惡既不可恕自休祐殞亾之始
休仁款曲共知休仁既無臯釁主相本若一體
吾之推意初無有間休祐貪愚爲天下所疾致
殞之本爲民除患兄弟無復多人彌應思弔不

感益相親信休祐平生狼抗無賴吾慮休仁往
哭或生祟禍且吾爾日本辦仗往哭晚定不
行吾所以爲設方便呼入在省而休仁得吾
召入大自驚疑遂入辭楊太妃顏色狀意
甚與常異既至省楊太妃驟遣監子去來
參察從此日生嫌懼而吾之推情初不疑
覺從休祐死後吾再幸休仁第飲噉極日
排閤入內初無猜防休仁坐生嫌畏一日
吾春中多期射雉每休仁清閑多往雉場

中或敕使暗輦及不行日多不見之每值胥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令一日及在房内見諸妓妾恒語我去不知朝夕見底若一旦死去作鬼亦不取汝取汝正足亂人耳休祐死時日已三晡吾射雉始從雉場出休仁從騎在右伏野中吾遣人召之稱云腹痛不堪騎馬爾時諸王車皆停在朱雀門裏日既暝不暇遠呼車吾衣書車近在離門裏敕呼來下油幢絡擬以載之吾由來諳悉其體有冷患聞腹痛知必

是冷乃敕太醫上省送供御高梁薑飲以賜之休仁得飲忽大驚告左右稱敗今日了左右答曰此飲是御師名封題休仁乃令左右先飲竟猶不甚信乃僶俛噬之裁進一合許妾先嫌貳事事如是由來十日五日一就問太妃自休祐死後每吾詔先至楊太妃問如分別狀休仁由來自營府國興生文書二月中史承祖賫文書呈之忽語承祖云我得成許那何煩將來吾虛心如舊不復見信既懷不安大自嫌恐惟以情理不容復有

善心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相識者布滿外內常日出入於廂下經過與諸相識將帥都不交言及吾前者積日失適休仁出入殿省諸衛主帥裁相悉者無不和顏厚相撫勞尒時吾既甚惡意不欲見外人悠悠所傳互言差劇休仁規欲聞知方便使晉雲度道人及勞彥遠屢求啓闞覘吾起居及其所啓皆非急事吾意亦不厝疑吾與休仁親情實異年少以來恒相追隨情向大趣亦往往多同難否之日每

共契闊休仁南討爲都統既有勳績狀之於心亦何極巳但休仁於吾望既不輕小人無知亦多挾背向既生猜貳不復自寧夫禍難之由皆意所不悟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巳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夫於兄弟之情不能無厚薄休祐之亡雖復悼念猶可以理割遣及休仁之殞悲慼特深千念不能巳巳舉言傷心事之細碎既不可曲載詔文恐物不必即解兼欲存其兒子不欲窮法爲詔之辭不得不云

有兵謀非事實也故相報卿知上與休仁素厚至於相害慮在後嗣不安休仁既死痛悼甚至謂人曰我與建安季時相鄰少便狎從景和泰始之間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今有一事不如與諸侯共說懽適之方於今盡矣因流涕不自勝子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吳興太守沖女也范陽祖翻有醫術姿皃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脉說之遂通好事泄遣還家賜死伯融歷南豫州刺史琅邪臨

淮二郡太守寧朔將軍廣州刺史不之職廢徙
冄楊縣後廢帝元徽元季還京邑襲封始興王
弟伯猷初出繼江夏愍王伯禽封江夏王邑二
千户休仁死後還本與伯融俱徙冄楊縣後廢
帝元徽元季賜爵都鄉矦建平王景素爲逆楊
運長等畏忌宗室稱詔賜伯融等死伯融時季
十九伯猷季十一
晉平剌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三季季
十一封山陽王食邑二千户大明元季爲散騎

常侍領長水校尉尋遷東楊州刺史未拜徙湘州刺史加號征虜將軍四年還爲祕書監領右軍將軍增邑千户遷侍中又遷左中郎將都官尚書又爲祕書監領驍騎將軍出爲使持節都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景和元年入朝進號鎮西大將軍仍還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定亂以爲使持節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開府常侍如

故又改都督江郢雝湘五州江州刺史又改都
督江南豫司州南豫州刺史改都督豫江司三
州豫州刺史時豫州刺史殷琰據壽陽反叛休
祐出鎮歷陽督劉勔等討琰琰未平勔築長圍
守之休祐復徙都督荊湘雝益梁寧南北秦八
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開府並如
故增封二千户受五百户以山陽荒敝改封晋
平王休祐素無才能彊梁自用大明之世秊少
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裒刻所在多

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有破折者悉刪簡不受民間糴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悉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泰始六年徵爲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加侍中持節將軍如故上以休祐貪虐不可莅民留之京邑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很戾彊梁前後忤上非一在荆州時左右苑景達善彈棊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

曰汝剛戾如此豈爲下之義積不能平且慮休祐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獵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令休祐射之語云不得雉勿歸休祐時從在黃麾内左右從者並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遣左右數人隨之上既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悉分散不復相得上因遣壽寂之等諸將追之日已欲闇與休祐相及逼令墜馬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後引陰因頓地即共

毆拉殺之乃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上曰
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即遣御醫絡驛相係頃
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絕去車脚輿以還第時
年二十七追贈司空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如故
給班劒二十人三望車一乘時巴陵王休若在
江陵其日即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
雉驃騎馬驚與直閤夏文秀馬相蹋文秀墮地
驃騎失鞚馬驚觸松樹墮地落礀中時頓悶不
識人故馳報弟其年五月追免休祐爲庶人長

子士薈早卒次子宣翊為世子為寧朔將軍湘州刺史未拜免廢次士弘繼鄱陽哀王休業襲封被廢還本次宣彥封原豐縣侯為寧朔將軍彭城太守未拜免廢次宣諒次宣曜出繼南平穆王鑠封被廢還本次宣景次宣梵次宣覺次宣受次宣則次宣直次宣季凡十三子並徙晉平郡太宗尋病見休祐為祟乃遣前中書舍人劉休至晉平撫慰宣翊等上遂崩後廢帝元徽元年聽宣翊等還都順帝昇明三年謀反並

賜死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鄱陽王食邑二千戶三年薨追贈太常大明六年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封被廢還本國除

臨慶沖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歲疾篤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戶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爲東平王紹休倩後太宗泰始二年還本國絕六年以第五皇子

智丹爲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
爲臨慶王以臨賀郡爲臨慶國立第八皇子躋
爲臨慶王食邑二千戶繼休倩後明年還本國
休倩太祖所愛故前後屢加紹門嗣
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
年薨時年六歲太宗泰始五年追加封諡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
九歲封巴陵王食邑二千戶大明二年爲冠軍
將軍南琅邪臨淮二郡太守徙南彭城下邳二

郡太守將軍如故四年出爲都督徐州諸軍事
刺史將軍如故增督豫州之梁郡增邑千戶明
年徵爲散騎常侍左右郎將吳興太守復徵爲
散騎常侍太常未拜前廢帝永光元年遷左衛
將軍太宗泰始元年遷散騎常侍中書令領衛
尉未拜復爲左衛將軍常侍衛尉如故又未拜
出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永嘉臨海新安
五郡諸軍事領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率衆東討
進督吳吳興晉陵三郡尋加散騎常侍進號衛

將軍給鼓吹一部又進督晉安、 二郡諸軍事二年遷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故增邑二千戶受三百戶前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諂佞事休若多受賄賂時內外戒嚴普著袴褶沈居母喪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既無殊異並不知沈居喪常自稱孤子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沈褻黷致有姦私降號鎮西將軍又進衛將軍典籤夏寶期事休若

無禮繫獄啓太宗殺之慮不被許啓未報輒於
獄行刑信反果錮送而實期已死上大怒與休
若書曰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邪休若毋加杖
三百降號左將軍貶使持節都督爲監行雍州
刺史使寧蠻校尉削封五百戶四年遷使持節
都督湘州諸軍事行湘州刺史如故六年荊州
刺史晉平王休祐入以休若監荊州事進號征
南將軍湘州刺史仍爲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
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

故尋加散騎常侍又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京邑譌言云有至賢之表太宗以言報之休若內甚憂懼會被徵代休祐為都督南徐南兖徐兖青冀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固陳不宜入勸割據荆楚以距朝廷休若偽許之敬先既出執録馳使白太宗敬先坐誅死休若至京口

建安王休仁又見害益懷危慮上以休若和善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偽遷休若為都督江郢司廣交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興四郡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徵還召拜手書殷勤使赴七月七日即於第賜死時年二十四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班劒二十人三望車一乘休若既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間

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爲塗步郎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從使巴陵王密知之於是師便訪覓休若左右人不能得東宮典書姓何者相識數去來師解神語東宮典書具道神語東宮典書督去我識巴陵閒一左右當爲汝向道數日東宮典書復來語師云我已爲汝語巴陵左右道因達巴陵巴陵具知云莫聲但聽又頃者史官奏天文占候頗去休若應掞異端神道芒昧

乃不可全信然前後相准略亦不無髣髴且帖肆間自大明以來有若好之謠于今未止詔若百重章句皆配以美辭美事諸不逞之徒咸亥必是休若休若且知道路有異音里巷有若好之謠在西已奇懼致王敬先吐猖狂之言近休祐休仁被誅休若彌不自安又左右多是不相當負罪之徒恒說以道路之言叩動之相與唱云萬民之心屬在休若咸激其意尋休若從來心迹殊有可嫌劉亮問髙次祖汝一應識

此人當給休若休若在東縱恣羣下無本末還
朝被貶爵位小退次祖被亮使歸過問訊大泣
語次祖去我東行是一段功在郡積爲君羣小
輩過失大被貶降我實憤怨不解劉輔國何
意不作次祖答去劉輔國蒙朝廷生成之恩豈
容有此理推此已是有奇意吾使諸王在蕃
正令優游而已本不以武事而休若在西廣召
弓馬健兒都不啓聞又戾道明等昔親爲賊
罪應萬死休若至西大信遏之乃潛將往不啓

京吾知汝意謂休若處奉因事事何如怒迹
既不復可測因其還朝在第與書事事詰誚
於内許密自引分狀如暴疾致故差得於其名
位及見子悉得全也休若既是汝弟使其狼戾
得申者汝得守冶城邊作太尉公邪非但事關
計亦於汝甚切汝可密白荀太妃令知廬江王
褘昔在西州故上云冶城邊也休若子冲始襲
封順帝昇明三年薨會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古人畏亂世

也太宗晚途疑隙內成尋斧所加先自至戚晉剌以獷暴摧軀巴哀由和良酖體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爲善將遠有以乎

列傳第三十二　　宋書七十二

